

賭徒



Joseph Conrad

陀思妥耶夫斯基選集
侍 析 譯
父 宅 書 印 行

820.1(2)
7363₆

集選基斯決安思陀

徒 賭

譯附 作

行印書局北平

1951

總 000185 32K 266P. 至12,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十月初版

上海造0001—2000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譯序

在陀思妥夫斯基的龐大的著作中，「賭徒」，較之這作品本身真實的價值，有更廣大的聲譽。我想這是可以兩點來說明的：第一，關聯着這作品有一段真實的故事；第二，它取用賭博的主題在文學創作中是比較稀有的，而且賭博這一嗜好是和作者的生涯有着密切的關係。

我們先談一談「賭徒」寫作的經過。

一八六四年是陀思妥夫斯基最受難的一年，他的第一個妻瑪麗雅·多米特列夫娜於四月間病故，不過兩個月他的最親愛的哥哥米海爾逝世，而在同年十二月他的雜誌共同經營者阿波龍·哥利高列夫也死掉了。尤其是他哥哥的死，給了他的打擊最大，他要擔負起雜誌「世紀」的一切借款以及遺族的扶養，全部的負債達兩萬五千盧布。於是在兩年之內，陀思妥夫斯基的整個生活，就是同着他的負債奮鬥，在最困難的關口幾乎因負債而入獄。當時有一個出版家O. T. 斯泰羅夫斯基，出了

三千盧布的代價，收買了他過去的全部創作三部的版權，而且還要寫成一部新的小說。條件中規定這部小說的長短要相等於當時的印刷紙七張（合現在的全張報紙十張），同時有嚴格的限期，要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一日以前交稿，倘使過期就要受相當的違約罰金，最厲害的是，如果到了十二月一日還不能交卷的話，便要永久抹掉他的作品的一切的權利。一八六六年正是陀思妥夫斯基從事寫作他的巨著「罪與罰」的時期，無論如何他再也沒有精力和心神來計劃和寫作旁的作品。他的三個好友，A·N·馬義柯夫，A·P·米留柯夫，I·G·多爾果莫斯科夫，曾經想分擔他的困難，同他合作，各寫四分之一，湊成一部作品，而陀思妥夫斯基又不贊成這種作法。於是遷延到一八六六年十月初，關於這部新作，他不但一個字沒有寫，甚至究竟要寫什麼都還是茫然的。

可是到了十月初，時間已經非常緊迫，他終於打定主意，從當時俄國新興的筆記學校裏，聘請了一位名叫安娜·哥麗高列烏娜·斯尼托金娜的青年小姐來，由她口述，她來速記，便要在不到一個月的期間完成這部逼命的作品。雙方雖然都沒有什麼經驗，他們的合作卻還順利，果然在十月底如期完成了一部小說，而這部新作

就是如今的「賭徒」。

他們的收穫還不僅是一部小說，那位年方二十歲的女速記斯尼托金娜，卻同這位年已四十五歲並患有瘋癲病的作者戀愛上了，而且就在一八六七年二月他們正式結了婚。而這位陀思妥夫斯基的新夫人，真可以稱得起是一位標準太太，他的後半生的成就是完全有賴於她的。陀思妥夫斯基在給友人的書信裏稱她為「守護的天使」，的確並非肉麻！

其次，一般讀者大概都曉得，陀思妥夫斯基本人是一個有名的賭徒。據說他養成這種嗜好，也就在他第二次結婚以前那最困苦的兩年時間內。我們從他的書簡中，只曉得他時常因為輸得精光而向友人借債的事，但關於他賭博的詳細情形很少有記述。在安娜夫人的「回想錄」裏，有一章題名為「賭徒的陀思妥夫斯基」，裏邊敘述他們婚後旅行到德國巴登他沉湎於賭博的情形，那是這樣寫的：

「費奧多·米海洛威奇自稱他的賭博方法非常精明，一定可以從輪盤賭上贏到錢的。倘使不是我丈夫那樣事事走極端的激烈的性格，而如冷靜的英國人或德國人的話，這種事也許會成功的吧。單只是冷靜和沉着還是不夠的，賭徒爲了能夠支持

住意外不幸的遭遇，非有相當的資本不可。而這一點，陀思妥夫斯基是最沒有辦法的。我們僅僅有很少的錢，而且一旦遇見不得收場的時候，連借債的門徑都沒有。

「我的丈夫不到一個星期就把我們全部的錢都輸光了。於是每天都在煩亂不安之中，再想繼續賭下去，到什麼地方去借錢呢？依然是除去當東西以外，另無別的辦法。不過只要把東西一送進當舖，我的丈夫便會馬上不能自制，時常會把當來的錢，原封不動地又都輸掉。偶爾也有拿出了最後的一文錢去賭，意外幸運地會贏回來幾十塊錢。我還記得有一次，以二十泰勒（德國銀幣）的本錢，贏到四千三百泰勒的數目。但是這種錢在我們的手裏留不到許久。我的丈夫一點自制都沒有，會愈急忙忙地拿走兩百泰勒，輸光了再拿兩百，而馬上還是輸掉，這樣直到我們手裏的錢全部輸光為止。……」

看這一段的描述，叫我們不能不想起「賭徒」中的青年主人公伊凡諾威達，所以有許多人說，「賭徒」這部作品，是和托爾斯泰的「哥薩克人」一樣，賦有極濃厚的自傳的性質。

「賭徒」除去描寫賭博的心理和場面以外，對於戀愛的變態心理也有所發揮，

拜金狂和色情的一面，寫在那個法國女人勃朗施小姐身上，而完全病態的是那位俄國小姐波林娜，這個女性的名字也正是陀思妥夫斯基於一八六五年同伴出國並準備結婚而終於失敗了的那個女人。

本書的譯文最初是根據英國「每人叢書」版本的英譯，同時並參照日本三笠書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第五卷原久一郎的日譯，比較來看，英譯本是有點過於自由，而日譯本似乎是逐字逐句翻譯的。後來承陸夢生兄找來俄文原書，又經鍾學先生幫忙，得以訂正了若干地方，尤其是本書第五章中，有一大段對話全為英譯所刪略，於是也就根據原書補上了。但若干細小的差別，如英文稱「十古爾丁金幣」的，俄文則為「一個傳利德利希」，實際上沒有什麼分別，所以就沒有更改，

最後對於幫忙借書及替我校稿的幾位先生表示我的謝意。

譯者 一九五〇年十月記於齊魯大學。

校後追記

這書付排之後，又從圖書館裏借到英國名譯者 Constance Garnett 女士的譯本，係一九四五年紐約 Dial Press 的新版本。兩種英譯，一加比較，無疑地 Tennett 的譯文是優越得多了。因此，在校樣的時候，盡可能地再度加以修正。

一九五一年八月於上海。

經過兩個星期的離別，我終於回來，發見我的同伴已於三天前來到魯萊田堡。他們的接待我，非常出乎我的預料。將軍對我發出冰冷冷的眼光，談話時的樣子有點傲慢，同時吩咐我退下來去見他的妹妹。顯然從某個地方已經得到金錢了。當時我想，在將軍的眼光裏，甚至可以看出一種羞愧的姿影。瑪麗雅·菲麗波烏娜也像精神恍惚的樣子，心不在焉地同我談話。不過，她把我遞給她的錢接過去，數了數，靜聽我對她述說的一切。當天的午餐，預料將有一位梅村曹夫先生，一位法國小姐，一位英國人；因為，每逢錢一到手，便必定總來一次莫斯科式的小宴會。波林娜·亞歷山大洛烏娜看見我時，問我為什麼離開了這麼久。其次，並不等我答話，她便走開了。當然她是故意要這樣的，然而我們互相非說個明白不可。而要說的話又有很多很多的。

他們指定旅館裏四層樓上的一間小房子叫我居住（因為你們要明白我是將軍的

隨員)。至少據我看來，這一行人在當地已相當被人注目了，人們好像已把將軍看作一個極有財富的俄國貴族。真的，甚至就在午餐之前，除去旁的事情以外，他還吩咐我到旅館賬房裏去調換兩張一千法朗的鈔票，這叫人們以為我們是百萬富翁——至少在一個星期以內！其後，我正要領着米夏和拿地亞出去散步，這時樓梯口有人呼喚，說將軍叫我馬上去。他開始問我領着孩子要到什麼地方去；他這樣問的時候，我看出他的眼睛總是不敢面對面地望着我。他很想望我一眼，可是每次一遇到我的不馴順的凝固的眼光，他便不知如何是好地避開了。他的言語雖然堂皇，可是每一句都不接氣，終於不知所云，他好像是叫我千萬別把孩子們領到俱樂部附近的地方，而到外邊的公園裏去。最後他的脾氣發作了，他厲聲地說道：

「我疑心你很像要領着孩子們到俱樂部裏去賭輪盤賭？喔，請你原諒我說話如此直率，但我曉得你是多麼嗜好賭博。雖然我不是你的長輩，而且也不願作你的長輩，可是我至少有權要求你不要連累了我。」

「可是我沒有錢去賭，」我安詳地答道。「就是想輸也沒有錢哪。」

「但是你馬上就可以得到錢的，」將軍爭辯着，臉略微一紅，便翻着他的書

桌，找到一個記事簿。從那本子裏他算出在他手裏還替我保存了一百二十盧布。

「我們算算看，」他接着說。「我們必要把這些盧布改算成德國的泰勒。你先拿一個整數——一百泰勒。其餘的錢當然也不會沒有的。」

我默默地接過了錢。

「我說的話你不要生氣，」他繼續說。「你這個人性子太急。我所說的話不過是提醒你注意而已。不過我這樣作也並未超過我的權限。」

午飯前我同着孩子們回家來的時候，在路上遇見我們的人結隊騎馬參觀廢墟。

兩輛漂亮馬車，一輛上坐着勃朗施小姐，瑪麗雅·菲麗波烏娜，波林娜·亞歷山大洛烏娜，同時那個法國人，英國人與將軍騎在馬上隨行！過路的人停住腳步瞻望他們，因為那觀景確實是很堂皇的。將軍不能作得比這更得意了。我心裏計算，我帶回來有四千法朗，再加上他們像是已經得到的，這一團體至少領有七八千法朗了。——雖然這個數目對於勃朗施小姐是算不了什麼的，目前她同她的母親以及那位法國人，也正住在這個旅館裏。僕人們稱呼這位法國先生叫「伯爵先生」，而稱呼勃朗施小姐的母親叫「伯爵夫人」。誰曉得他們是不是「伯爵和伯爵夫人」呢。

我曉得我們在餐桌上會面時，「伯爵先生」不會注意到我的，同時將軍也不會夢想到替我們介紹，甚至不會在伯爵面前提到我一句。這位伯爵是在俄羅斯住過一個時候的，所以曉得稱爲「家庭教師」的一種人絕不會有什麼身份或地位的。當然，嚴格地說來，他是曉得我的；但是這次午餐我是一個不速之客——將軍忘記另外吩咐了，否則我一定會被派到吃客飯的地方去吧。不過，我出場時卻打扮得很整齊，將軍都表示贊成的樣子望着我；好心腸的瑪麗雅·菲麗波烏娜給我指定了坐位，同時因爲我過去曾經和那個英國人阿斯特萊先生見過面，我才坐得更爲安穩，因此我就被看作一個客人的樣子。

我第一次遇見這位奇怪的英國人是在普魯士，當時我正乘火車追趕我的同伴們，而在火車裏我們恰巧坐在面對面；後來，我在法國又和他碰過面，其次又在瑞士——兩個星期之內竟有兩次！所以絕沒有料想到在魯萊田堡突然又會和他見面的！我有生以來從沒有遇見過比他更默不作聲的人，他怯懦之極，可是他心裏又很明白這一點，因爲他不是一個傻瓜。同時他是一個溫和而有紳士氣派的人，就在普魯士我們第一次會面的時候，我都想法叫他開了口，他曾經告訴我，他剛剛來自北

角，眼前很想去遊歷尼支尼·諾烏戈羅的市場。我不曉得他怎樣會和將軍認識的，但很顯然，他是非常受了波林娜的吸引。我能夠同桌坐在他的身旁，他也很高興，因為他像是把我看成了他的一個密友。

在用餐之間，那位法國人是興高采烈，目空一切地談天說地。我記得，在莫斯科他也曾吹過很大的牛皮。他談談企融，談談俄國政治，雖然將軍偶而要表示一兩句來反駁他，可是又那麼謙遜地，像是只希望不過於失掉自己的尊嚴為止。

講到我自己，我的心境是非常地奇妙。午餐還未用到一半，我便又提出那個永遠的老問題來問着自己了：「爲什麼我還繼續跟隨着將軍，論理我不是應當老早就離開他和他的家族了嗎？」我時時對波林娜·亞歷山大洛烏娜瞥視一兩眼。但是她並沒有注意我；最後，我變得非常地不耐煩，決心發一頓脾氣。

首先，什麼理由都說不上，我突然大聲而不客氣地在將軍的談話裏插了嘴。最主要地，我是想和那個法國人吵鬧一場；因爲存心如此，我便轉身對着將軍，拿出一種威嚴的口調說道——真的，我認爲我的確打斷了他的話頭——這個夏天，在旅館的餐廳裏叫一個俄國人吃飯，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了。將軍驚訝地望了我一眼。

「如果是一個自尊的人，」我接着說，「他這樣作便會受人恥笑，而且必定要忍受各種侮辱。無論在巴黎或是在萊茵區——是的，甚至就在瑞士——在旅館餐廳裏有那麼多的波蘭人，還有他們的幫手——法國人，只要是一個俄國人，簡直就沒有插嘴的餘地。」

這一場話我是用法國話講的。將軍猶疑不定地望着我，因為，我如此地忘形，使他不曉得要對我發氣呢，還是只表示驚訝而已。

「當然，一個人隨時隨地都要長點見識的，」那個法國人用一種毫不在意的輕蔑的聲調說。

「在巴黎，我也同一個波蘭人吵過一次，」我接着說，「其次同一個幫忙他的法國軍官吵。然後，便有一夥法國人出來幫我的忙了。他們所以如此，因為我告訴他們有一次我威嚇一位大人，要對他的咖啡杯裏，啐進一口唾沫。」

「吐到裏邊嗎？」將軍聲調裏極其不滿地問，而且神色非常驚異，同時那個法國人不信任地望着我。

「正是如此，」我答道。「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次，約有兩天我覺得隨時要

羅馬去辦一件事，於是我便到巴黎的教廷使館拿我的護照去簽字。在那裏，我碰到一個五十來歲態度冷峻的司事。恭恭敬敬可是煞有介事地聽過我的話之後，便請我等一會兒。我當時非常匆忙，但是當然我坐下身來，檢起一份「國民公論」來看，裏面恰巧有一篇大罵俄羅斯的文章。我正在看書的時候，聽見隔壁房間裏進來一個人要見大人；然後，我看見那個司事對客人深深地一鞠躬，而且客人走開時他又是一鞠躬。我便也對着這位好好先生提到我自己的事情，可是他，露出簡直愈加嚴峻的表情，還是叫我等。不久第三個客人到了，這個人也和我自己一樣是因公務來的（他類似一個奧國人）；當他一說明他的來意，便被引上樓去！這使我非常發火。我站起身來，走近那個司事，對他講，既然大人可以見客，他便不難料理了我的事情。這麼一來，那個司事驚訝地退後了幾步。他簡直不能理解，一個沒有身份的俄羅斯人，怎敢竟拿自己和大人的旁的客人相比！他像是很高興得到一次侮辱我的機會，從頭到腳看了我一眼，於是便用極粗暴的聲調說道：「你以為大人會為你的事攔下他的咖啡嗎？」可是我卻叫得聲音更高：「我對你講，我馬上就去啐那杯咖啡！是的，如果你不馬上把我的護照拿去簽字，我就親自拿給大人！」

「什麼？在他正同着主教談話的時候嗎？」司事銳聲地叫着，又恐怖地退了幾步。其次，衝到門口，伸開他的兩臂，像是情願死掉，都不肯叫我進去。

這時我聲言我是一個異教徒而且是一個野蠻人——“Je suis hérétique et barbare,”我說——所有這些大主教和紅衣主教和大人們以及這一類的人，對於我根本算不了一回事。總而言之，我叫他明白我決不會讓步的。他露出無限憎惡的樣子望着我。於是抓起我的護照，上樓去了。一分鐘之後，護照已經簽了字！如果你們想看看的話，它還在這裏，」我說着拿出那文件，給他們看羅馬文的簽字。

「但是——」將軍開始說。

「真正救了你的也就是因為你說你自己是一個異教徒和一個野蠻人，」那個法國人微笑着說。「本來也就算不了怎麼一回事。」

「但俄羅斯人就應當受這種待遇嗎？例如說，他們一住在這裏，甚至不敢說一句話——他們都準備好否認他們是俄羅斯人！不過，當我同那個司事吵過而把這事告訴了同伙之後，我住在我巴黎的旅館裏，便受了人們的另眼看待。當時，我還講給他們一個故事：兩年前，在一八一二年，我遇到一個人，他僅僅因為開玩笑要奪